

名苑猎凶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杨志强 王利英 译

贵 州 人 民 出 版 社

目 录

第一章	安东尼·凯德签约	(1)
第二章	苦恼的女人	(12)
第三章	高层人物的苦恼	(22)
第四章	一位十分迷人的女士	(31)
第五章	在伦敦的第一夜	(38)
第六章	温文尔雅的敲诈	(51)
第七章	麦格拉思先生拒绝了邀请	(64)
第八章	一个死人	(74)
第九章	安东尼处理尸体	(83)
第十章	切姆尼兹	(93)
第十一章	巴特尔警监到来	(106)
第十二章	安东尼讲自己的故事	(113)
第十三章	来访的美国人	(125)
第十四章	心系政治和金融	(132)
第十五章	陌生的法国人	(142)
第十六章	书屋品茶	(157)
第十七章	夜半历险	(171)
第十八章	第二次夜半历险	(181)
第十九章	秘 史	(194)
第二十章	巴特尔和安东尼摊牌	(207)

第二十一章 艾萨克斯坦先生的手提箱 (215)

第二十二章 红色信号 (227)

第二十三章 相遇玫瑰园 (242)

第二十四章 多佛的房子 (253)

第二十五章 切姆尼兹的星期二晚上 (262)

第二十六章 十月十三日 (272)

第二十七章 十月十三日 (续) (279)

第二十八章 维克托国王 (291)

第二十九章 进一步的解释 (296)

第三十章 安东尼当上了国王 (302)

第一章 安东尼·凯德签约

“乔大公子！”

“噢，这不是老吉米·麦格拉思吗？”

城堡观光团的人们三三两两地站在一边，浑身是汗，满面疲惫，但仍然颇有兴味地注视着这一幕。很显然他们的凯德先生碰到了一个老朋友。团里的人们都很喜欢凯德先生，他身材颀长，面孔黝黑，全身上下透着绅士风度，给他们解决争议的时候，能把每个人都哄得高高兴兴的。他那位朋友可真够面目怪异的了，身高和凯德先生差不多，但要胖多了，长相也差多了，就像书里面常常描写的那种酒吧老板。不管怎么说，人们出国观光不就是为了亲眼看看书中写的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吗？一直到现在，他们丝毫也没觉得布拉瓦约有什么好玩的。整天日头暴晒，旅馆也一点都不舒服。刚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接着忽然就把

车开到了马托波斯。幸亏凯德先生建议他们收集明信片，各式各样，到处都有，这回他们可开眼了。

安东尼·凯德和他的朋友走开两步。

“跟这群娘儿们在一起干吗？”麦格拉思问道，“要开花楼啊？”

“这些人可不行，”安东尼咧嘴笑了笑，“你没好好看看他们？”

“看了，还以为你的眼光出了问题呢。”

“我的眼光一点也没变。他们是城堡观光团的，就是本地的城堡。”

“你怎么居然会干上这么个差事？”

“急需钱花，无可奈何。我向你保证这不合我的口味。”吉米会意地笑了。

“从来就不是干正经活的料，对不对？”安东尼对他的讥讽不以为然。

“不过，我期望很快就会有点什么事儿。”他充满希望地说，“事情总是这样的。”

吉米呵呵地笑了起来。

“如果有什么地方要出事，安东尼·凯德迟早会卷进去。我就知道，”他说，“你对各种风波有着绝对的直觉——而且从来不会给逮着。咱们什么时候能一块聊聊？”

安东尼叹了口气。

“我还得带着这群饶舌的母鸡去看看罗得斯墓地。”

“唉，那才是正事。”吉米点头道，“路上坑坑洼洼，他们回来的时候一定浑身青一块紫一块，哭着喊着上床疗伤。然

后咱们就可以凑在一块好好聊聊了。”

“ 好吧，回头见，吉米。”

安东尼重新回到他的羊群。团里最年轻也最尖刻的泰勒小姐马上向他发起了攻击。

“ 嘿，凯德先生，那人是不是您的老朋友啊？”

“ 是的，泰勒小姐。是我清白的青年时代的一个老朋友。”

泰勒小姐格格地笑了起来。

“ 我觉得他真有趣。”

“ 我会转告给他的。”

“ 哈，凯德先生，您怎么这么顽皮！亏您想得出来！他叫您什么来着？”

“ 乔大公子！”

“ 是的，您叫乔吗？”

“ 泰勒小姐，我以为您知道我叫安东尼。”

“ 哼，快走吧！”泰勒小姐卖弄地叫了一声。

到现在为止安东尼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很好。除了做好游览的必要安排，他还得照顾好每个人：哪位老先生给惹恼了，他得去安慰；上了年纪的女士要买风光明信片，他得给安排足够的机会；至于那些四十岁以下的女士呢，他还得时不时地调笑几句。这后一项任务要简单一些，因为那些女士总是准备从他最纯洁的话语里听出些柔情蜜意。

泰勒小姐接着发问：“那么，他为什么叫您乔呢？”

“ 哦，就是因为我不叫乔。”

“ 那为什么叫乔大公子？”

“ 还是那个理由。 ”

“ 噢，凯德先生， ” 泰勒小姐满脸失望地抗议道， “ 您可不应该那么说。爸爸昨天晚上还对我说您多有绅士风度呢。 ”

“ 您父亲可真是太好了，泰勒小姐。 ”

“ 我们大家也都觉得您的确很帅。 ”

“ 我简直受宠若惊了。 ”

“ 真的，我可没瞎说。 ”

“ 善良的心灵胜过漂亮的冠冕。 ” 安东尼顺嘴搭音地说着，根本没想到要表达什么意思，只是热切地盼望着开午饭的时候快些到来。

“ 这首诗我一直觉得真美。您很懂诗歌吗？凯德先生。 ”

“ 实在要背，我也许能背 ‘ 少年站在燃烧的甲板上 ’。 ‘ 少年站在燃烧的甲板上，除了他别人都已逃生。 ’ 我就知道这些，但如果你愿意，我可以边演边背。 ‘ 少年站在燃烧的甲板上 ’ ——呼——呼——呼——你看，火苗！ ‘ 除了他别人都已逃生 ’ ——至于这句吗，我可以像条狗似地来回跑。 ”

泰勒小姐尖声笑着，都快喘不过气来了。

“ 哎，快看凯德先生！他多有趣呀！ ”

“ 该喝早茶了， ” 安东尼抖擞精神喊道， “ 这边走。下一条街有个非常好的咖啡馆。 ”

“ 我猜， ” 考尔迪科特夫人用她那低沉的声音说道， “ 早茶的花消包括在观光费里了吧？ ”

“ 早茶，考尔迪科特夫人， ” 安东尼端起他那职业派头说道， “ 需要单另花钱。 ”

“ 真不像话。 ”

“人生充满了考验，是不是？”安东尼高兴地说道。

考尔迪科特夫人眼光一闪，就像起爆了一颗地雷似地说道：

“我早就料到了而且做好了准备，今天早饭时我预先做了些茶！现在可以用酒精炉热一下。来吧，老爹。”

考尔迪科特先生和夫人得胜般地向旅馆走去，女人为自己的深谋远虑得意洋洋。

“上帝啊，”安东尼嘟哝着，“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他带着其余的人向咖啡馆走去。泰勒小姐一直跟在旁边，又开始了她的快速问答。

“您好长时间没看到您的朋友了吧？”

“也就七年多吧。”

“您是在非洲认识他的吗？”

“嗯，不过不是在这部分。我第一次遇到吉米·麦格拉思的时候，他被五花大绑马上就要给煮着吃了。我们刚好赶上。你知道，内陆有些部落是食人的。”

“后来怎么了？”

“大打出手。我们杀死了几个，剩下的都抱头鼠窜了。”

“噢，凯德先生，您的生活多刺激呀！”

“一点都不惊险，我向你保证。”

但很显然这位女士并不相信他。

当晚安东尼·凯德来到吉米·麦格拉思的小屋的时候已经十点钟了，吉米正摆弄着几个酒瓶。

“要烈一点的，詹姆斯。”他带着央求的声调说，“跟你说，赶紧给我点烈的。”

“ 我就知道你会的，伙计。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干你那份差事的。 ”

“ 要有别的活儿我马上就跳槽。 ”

麦格拉思给自己倒了一杯，熟练地摇了几下又掺上另外一种，接着他慢条斯理地说道：

“ 是不是特别想找点事做，老伙计？ ”

“ 什么事？ ”

“ 如果有别的活儿就不干现在的活儿了？ ”

“ 嘿，你不会是说现在就有吧？那你自己干吗不抢到手呢？ ”

“ 我已经抢到手了——但不怎么喜欢，所以想转给你。 ”

安东尼有些怀疑。

“ 怎么回事？不会是想让你在主日学校教书吧，是吗？ ”

“ 你觉得会有人挑我在主日学校教书吗？ ”

“ 如果知道你的底细当然不会。 ”

“ 这个工作很不错——本身没有任何问题。 ”

“ 不会恰好是在南美吧？那儿的情况我还真知道点儿。那些芝麻大的共和国，好像最近又会发生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

吉米抿嘴笑了笑。

“ 你对革命总是那么热心，一革命什么事就都乱成一片。 ”

“ 我觉得我的能力恰在此中。跟你说，吉米，革命的时候我可特别有用——不管对哪一方来说。要比老老实实过日子强多了。 ”

“我记得以前听你说过你的情趣，老伙计。不过，这个活儿不在南美——在英国。”

“英国？啊，你要衣锦还乡了。过了七年，他们不能再向你讨债了，是不是，吉米？”

“我觉得不会。好吧，想不想多听几句？”

“想，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自己不干呢？”

“告诉你吧，我在淘金，安东尼，在内陆很远的地方。”

安东尼吹了声口哨，盯着他。

“从我认识你开始，吉米，你总是在淘金。这就是你的弱点——你那特别的小癖好。走了那么多的路，在追踪痕迹方面，你可该算是首屈一指了。”

“你瞧着吧，总有一天我会发大财的。”

“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癖好，你是淘金，我是好事。”

“我要把全部情况都告诉你。你该知道黑措斯洛克吧？”

安东尼突然抬起头来。

“黑措斯洛克？”他声调古怪地问道。

“对，知道吗？”

安东尼停了好一会儿才吭声。接着他缓缓道来：

“只知道别人都知道的。是巴尔干地区的一个国家，对不对？主要河流未知。主要山脉也未知，但肯定有好多。首都埃卡雷斯特。居民以盗贼为主，爱好弑君和革命。最后一个国王，尼古拉斯四世，大约七年前被刺。那以后就变成了共和国。总的来说，变数多多。你该早点告诉我这差事还和黑措斯洛克有关。”

“只是间接有些联系。”

安东尼凝视着他，与其说是生气还不如说是悲伤。

“你可该想法解决解决这个问题了，詹姆斯，”他说，“修一门通讯课或是别的什么。你如果是在古老的东正教时代讲这么个故事，肯定得给倒吊起来挨一顿脚尖，或是臭揍一顿，把你的五脏六腑倒个个儿。”

吉米接着自己的话头讲，丝毫没被唬住。

“听说过斯泰尔普蒂奇伯爵吗？”

“这你可说着了，”安东尼说道，“人们即使没听说过黑措斯洛克，一提起斯泰尔普蒂奇伯爵肯定会想起来的。巴尔干的显赫老人，大有来头。现代最伟大的政治家，流芳千古；最大的恶棍，该被吊死。到底如何定论取决于你读的是什么报纸。但可以确信，詹姆斯，即使你我都化成灰烬，斯泰尔普蒂奇伯爵也不会被人们忘掉。最近二十年来，当地的每一着棋都能嗅出斯泰尔普蒂奇伯爵的气息。他是独裁者、爱国者、政治家——没人清楚他到底属于哪类人，只有一点——他是彻头彻尾的阴谋家。好吧，他怎么样？”

“他当过黑措斯洛克的首相——这就是我为什么先提到黑措斯洛克。”

“吉米，你好没头脑。跟斯泰尔普蒂奇比起来黑措斯洛克无足轻重。它只不过给他提供了出生地和安身立命的职位罢了。咦，我记得他已经死了？”

“他是死了。两个月前死于巴黎。我要告诉你的是几年前的事。”

“问题是，”安东尼问道，“你到底要告诉我些什么？”

吉米感觉到了他的非难，于是赶紧讲了起来。

“是这样的，我那时在巴黎——确切地说是在整整四年前。一天晚上我正在一个偏僻的地方走着，忽然看见六七个当地的恶棍在殴打一位很有风度的老人。我最看不得这种不争气的做法，就赶上去把那些恶棍打跑了。我猜他们以前肯定没真正挨过打，简直是屁滚尿流！”

“你可赶着了，詹姆斯，”安东尼轻声说道，“要是能看到那场打斗会多带劲。”

“噢，没什么。”吉米谦虚地说，“倒是那老家伙感激涕零，谢个不停。他被打得够戗，一看就知道，但他还够清醒，问了我的名字和地址，第二天还专程上门感谢我。做得非常得体。那时我才知道我救的是斯泰尔普蒂奇伯爵。他在布瓦附近有所宅子。”

安东尼点点头。

“对，斯泰尔普蒂奇在尼古拉斯国王遇刺后住到了巴黎。后来有人希望他回去当总统，但他坚辞拒绝。他仍坚持君主原则，虽然据说他染指巴尔干的所有秘密倾轧。一言以蔽之，死去的斯泰尔普蒂奇伯爵是个很有城府的人。”

“尼古拉斯四世这个人对女人特别感兴趣，是不是？”吉米忽然问到。

“没错。”安东尼答道，“生于此亦亡于此，可怜的家伙。她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巴黎小歌厅的歌女——就连支持贵贱通婚的人也不会看上她。但尼古拉斯却糟糕地迷上了她，她则削尖了脑袋想要当王后。听起来多不可思议呀，但他们居然成功了。她被诡称为波波夫斯基女伯爵或是其他什么，假装是罗曼诺夫家族的后裔。尼古拉斯和她在埃

卡雷斯特的教堂结了婚，她被加冕为瓦拉加王后。大主教尽管不情愿也只好顺其自然。尼古拉斯搞定了他的大臣们，我估计他也只认为仅此而已——但他没能认真对付他的臣民。黑措斯洛克的人们都非常讲究贵族谱系而且很难接受新生事物。他们希望他们拥有货真价实的国王和王后，于是便有牢骚和不满，接着就是顺理成章的无情镇压，最后发生了暴动。人们攻进王宫，杀死国王和王后，然后宣布共和。以后那儿就成为一个共和国——但情况一直很微妙，我是这么听说的。为了能插进手去，他们刺杀了一两个总统。不过言归正传，你救了斯泰尔普蒂奇伯爵，成了他的救命恩人。”

“ 是吧，好，这件事就此了结。回到非洲我就再也没想这件事，可两周前，我收到一个怪模怪样的包裹；我这儿一趟那儿一趟，这包裹一直追着我，还真到了我手里，天知道花了多少时间呀。我在报纸上得知斯泰尔普蒂奇伯爵前不久在巴黎死了。而包裹里装的就是他的回忆录——或是叫怀旧录，或是随便叫什么吧。里边附的便条上说，如果我在十月十三号当天或这之前把手稿交给伦敦的某个出版商，我就会得到一千英镑。 ”

“ 一 千 英 镑 ？ 你 是 说 一 千 英 镑 吗 ， 吉 米 ？ ”

“ 对，老伙计。我希望上帝保佑这不是恶作剧。老话讲的‘防人之心不可无’。好吧，就是这些。由于包裹过了那么久才转到我手里，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不过，总难两全其美，我刚刚定好要去内陆，而且特别想去。再也不会这么好的机会了。 ”

“ 你是没治了，吉米。实打实的一千英镑比你那些虚无

缥缈的黄金要强多了。”

“不过，如果是一场恶作剧呢？不管怎么说，我到这儿了，船票买好了，一切都办好了，要去开普敦——你却冒了出来！”

安东尼站起身来点了支烟。

“我开始明白你的意思了，詹姆斯。你计划不变，还是去淘金，我去给你收那一千英镑。那么我能分多少？”

“四分之一怎么样？”

“二百五十英镑，免税，像人们常说的那样？”

“好吧。”

“成交。告诉你吧，只要一百英镑我就会去的，就想看看你后悔得咬牙切齿的样子。还得告诉你，詹姆斯·麦格拉思，你死的时候，绝对不会有多少钱让你躺在床上数。”

“不管怎么说，敲定了？”

“敲定了，没问题。干。城堡观光团该乱成一锅粥了。”

他们很像那么回事地干了一杯。

第二章 苦恼的女人

“ 好吧，就这样， ” 安东尼说道，把酒一口喝干，把杯子放回桌子上。 “ 你要坐什么船？ ”

“ 格拉纳思城堡号。 ”

“ 用你的名字订的票，我猜，那么我最好以詹姆斯·麦格拉思的身份上路。制作护照的手艺都有点淡忘了，是不是？ ”

“ 差也差不到哪儿去。你我二人虽毫无相似之处，但在大面上还是应该混得过去。身高六英尺，褐色头发，蓝眼睛，鼻子平常，下颚一般—— ”

“ 别总用 ‘ 一般 ’ 来障眼。告诉你吧，城堡旅行社在众多申请人里选我当导游全是因为我外表出众风度不凡。 ”

吉米抿嘴笑笑。

“ 今天早晨我注意了您的风度。 ”

“毫无疑问你会的。”

安东尼站起身来在房间里踱着步，眉头微蹙。过了好几分钟他才开口。

“吉米，”他开始讲了起来，“斯泰尔普蒂奇死在巴黎。他为什么把手稿从巴黎转经非洲送到伦敦呢？”

吉米茫然地摇了摇头。

“不清楚。”

“为什么不把它装在小包裹里通过邮局寄送呢？”

“明摆着那样做更明智些，我同意。”

“当然。”安东尼接着说道，“我知道国王、王后和政府大员们受礼仪的约束，什么事情都不能简简单单、直截了当地去做。所以才有了国王的信使以及那么多的故事。中世纪时代，你把图章戒指交给某人作为一种密钥。‘国王的戒指！请过目，先生！’但通常总是有人把戒指偷走。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就没有聪明人想到复制戒指的主意——做十几个，然后每个一百金币卖掉。中世纪的人好像不会动脑筋。”

吉米打了个哈欠。

“我关于中世纪的评论似乎没有逗笑你。让我们回到斯泰尔普蒂奇伯爵上来。从法国转路非洲到英国即使对外交大员来说也有点太过分了。如果他只不过想确保你能得到一千英镑，完全可以在遗嘱里面写明。感谢上帝，咱们两人都不会自尊到不接受遗赠的地步！斯泰尔普蒂奇一定是老糊涂了。”

“你是这么想的，是吗？”

安东尼皱皱眉接着踱步。

“你读过这东西吗？”他突然问道。

“读什么？”

“手稿。”

“上帝，没有。你想我为什么要读那种东西？”

安东尼微微笑了笑。

“我只是想知道而已。你知道很多麻烦都是由轻率地泄露秘闻轶事之类的回忆录引起的。那些一生守口如瓶的人，当自己能够安逸地死去的时候，好像特别喜欢惹些麻烦。这样做给他们带来了恶意的快感。吉米，斯泰尔普蒂奇伯爵是怎样一种人呢？你见过他还和他说过话，而且你对人的本性能够做出很好的判断。在你的印象中他是一个怀恨在心的老魔鬼吗？”

吉米摇了摇头。

“很难讲。你瞧，第一个晚上他显然给打懵了，什么也没说。第二天他就是一个高谈阔论的老家伙，风度翩翩，给我说了一大堆好话，我简直都不知道东南西北了。”

“他喝醉了的时候没说些有趣的事情？”

吉米皱起眉头努力回想。

“他说他知道科一依 - 诺尔钻石在哪儿。”他迟疑地说道。

“哦，是吗？”安东尼说道，“我们都知道。他们把它放在塔里，不是吗？围着厚厚的玻璃栏和铁栅栏，还有好多穿着新奇的服装的先生们站在旁边守护着，确保没人能拿走任何东西。”

“没错。”吉米附和道。